

城镇旧迹 (下)

六、林涛墓隐蔽的故事

在清康熙年间,文化恢复繁荣,一时人才辈出。梅谷人林涛中举,并任河北保定知县,遇到进士出身的知府林碧山(闽侯人),遂成他乡故知,宦途知己,两人讲福州话,同样热衷于研究戚继光主持编著的《戚参军八音字义便览》,一道商议重新编纂并改进这部经典著作事宜。于是,在康熙戊辰年(公元1688年),林碧山改订了《戚参军八音字义便览》,并将其编订为《太史林碧山先生珠玉同声》一卷,而林涛则与贤共校,确保了书籍的学术严谨。

虽说康熙朝未曾兴起文字狱,但当时满人对汉人的提防之心甚重。两人经常以福州方言对话,并终日沉浸于福州音韵的研究,遭当时政敌构陷,诬为余逆。二人只好辞官还乡。

林涛回到梅谷故地,遂斥资建造了里寨,里寨建筑宏伟,设计充满了巧思,需通过八音里的暗语方能进入,这种设计既体现了林涛对音韵学的独到见解,也为其宅邸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然而,这一行为或许触及了当时满清统治者的敏感神经,尤其是里寨防备森严,实行独特的暗语通行方式,林涛被误为叛党,不得不举家逃离,隐居埋名于外乡,最终遗憾地在异地离世。他所建造的里寨也易主他人。林涛至死不解放故乡情结,最终还是归葬故里,只是坟墓不立自己碑文。

在新城建设过程中,在里寨附近迁坟,竟意外地挖掘到林涛的印章和墓志铭,最终确认,这是他的归宿地。此墓墓前是陈姓

碑铭,墓里则为林涛寿寝,尽管后裔不在闽清,但每年仍有人前来扫墓。林涛的故事,如同一曲悠扬的音韵,让人们重新忆起了这位在保留和规范福州话方面做出显著贡献的先贤。

七、台山往事

1986年,正式拉开兴建台山公园的帷幕。修建台山公园的动议,最初源自当时副县长姚挺新,他目睹了永泰塔山公园的繁荣景象,遂向时任闽清县委副书记余祥涛提议,闽清亦应拥有一座类似的公园以丰富民众生活。鉴于该山原名台山,而永泰县的公园已以塔山命名,最终决定叫台山公园。

台山公园的建设资金通过募捐形式解决,为来自当时社会各界,特别是一建、二建、电业公司等众多生产单位。公园的整体规划则由福州园林处精心打造,确保了其既具自然之美,又不失人文之韵。公园上公路内侧至今立着一座台山标志,设计出自当时文化馆一位年仅23岁的厦门工艺美术学院毕业生曾云林,如今这位设计师已定居海外。

谈及公园内的文化元素,无不彰显着闽清深厚的文化底蕴。众多题字均出自当时的

名人之手,这些珍贵墨宝的获得,得益于黄乃裳的三女婿吴蔚然先生的鼎力相助。作为中共中央原委员及北京医院名誉院长,吴蔚然先生医术高超,长期为众多领导及名人诊治,应邀请人请求,他以广泛的人脉与影响力,促成了这些文化名人为台山公园题字的佳话。当时,由我县文艺界提供所需题写的内容及相应求墨宝的对象,让吴老出面协商求字。幸而所求无有不允,这是小县城公园里能闪耀着这么多名人墨宝的缘故。确实感谢吴老的闽清情怀,和当年一顶顶流名人亲民的作风与革命者风格。

在闽清的台山上,矗立着一座黄乃裳纪念馆,这里不仅是缅怀先贤、传承精神的重要场所,更是收藏着诸多珍贵历史文物与题字的宝库。黄乃裳是清末民初重要的革命家,同时也是著名的侨领,曾率领福州移民开垦马来西亚砂拉越的诗巫(新福州),引领诗巫的福州族群创业和发展。其中,有几处题字尤为引人注目,它们不仅是书法艺术的展现,更是对黄乃裳先生一生贡献的高度赞誉。“侨史流芳”题字,是1992年五月,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为侨领黄乃裳所书。

当时为了加强侨联工作,促进与海外侨胞的联系与交流,闽清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现场办公会议,诸多领导亲临现场,共同商讨侨务事宜。在这场意义深远的会议中,习近平同志欣然挥毫,留下了自己的题字。这不仅是对黄乃裳先生革命精神与侨领风范的致敬,更是对侨联工作寄予的厚望与期许。

八、洋桃名称由来

城西一带,根据民国时期的县志记载,地名为“洋陶”,那时的人们并未过多讲究其背后的含义,只是简单地依据语音来确定地名。现在该处地名登记则作“洋桃”,把陶字校正回桃,但字却依然沿用成说。历史上,这里应该是叫“映桃”,闽清方言,映与洋发音相近,作“映桃”,是有意境的,它描绘了一幅如诗如画的景象:梅溪之上,行舟而过,桃花盛开,倒映水面,宛如仙境。尽管“映桃”之名深得部分读书人的喜爱与理解,在很早以前估计也是真实存在的,但对于大多数民众而言,这个名字太阳春白雪,难以领悟其背后的意境,反倒是陌生的,弃之毫不可惜的。原本应为“映桃”的地名被错误地记录为了“洋桃”,人们并未选择纠正,而是选择了将错就错,于是,“洋桃”这一名字便逐渐固定下来,成为该地的正式称谓。

(口述:游作忠 记录:方雨茜)

梅邑探古



漳平东湖风景写生图

严凤珍 著

闽清的晶酥糕与猴饼

苏建

闽清晶酥糕,光是听到这个名字,仿佛就能感受到它的酥脆与香甜。那层层叠叠的酥皮,宛如精美的艺术品,每一层都薄如蝉翼,却又饱含着制作者的匠心与深情。

当你拿起一块晶酥糕,轻轻放入口中,最先感受到的是酥皮与牙齿碰撞时发出的清脆声响,那“嘎吱嘎吱”的声音,犹如一首美妙的交响曲,瞬间唤醒了味蕾的记忆。接着,是那恰到好处甜在舌尖蔓延开来,细腻而醇厚,如同故乡那温热的风,轻轻拂过心头。思绪也随之飘远,回到了儿时的那条老街,那熟悉的糕点铺,还有那温暖的笑容。

闽清猴饼是那抹温暖而质朴的光。不像晶酥糕那般精致得让人不忍触碰,猴饼带着浑然天成的纯真。简单的白糖与面粉,经巧匠之手,竟成了令人心醉的美味。

那时,小小的我们总是簇拥在炉灶旁,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满心期待着猴饼出炉。那焦急又兴奋的模样,仿佛就在昨天。如今,再次品尝这猴饼,那熟悉的味道,依然能触动心底最柔软的角度,让那份童年的欢乐在心中荡漾。中秋佳节,明月高悬,清辉如水洒满庭院。一家人围坐,幸福的氛围弥漫。

地上的月光,似轻柔的绸缎,映照着每张笑脸。桌上的水果缤纷,糕点美味,晶酥糕与猴饼最为夺目。大人们闲聊着,家长里短的话语,伴随着爽朗的笑声,在夜空中悠悠飘荡。那笑声里,饱含着生活的满足与岁月的温情。

孩子们在一旁尽情玩耍,他们像活泼的小精灵,奔跑着,欢笑着。时而跑来抓一块晶酥糕,感受那酥脆的口感;时而拿起一个猴饼,让香甜在口中肆意蔓延,嘴角沾满了甜蜜的碎屑。

在这宁静的夜晚,亲情在月光下升温,温馨在糕点的香气中弥漫。中秋,是团圆的象征,是亲情的纽带,让我们沉醉在这美好的时光里,永远铭记这份温暖与幸福。

如今,身处繁华都市,面对着琳琅满目的月饼,却总觉得少了些什么。或许,是少了那份浓浓的乡情,少了家人团聚的温馨。每当思念故乡时,我总会想起那香甜可口的晶酥糕和甜蜜软糯的猴饼,想起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的美好时光。岁月如流,闽清的晶酥糕与猴饼却始终未曾改变。

它们承载着故乡的味道,承载着亲人的牵挂,承载着那份永远无法割舍的乡愁。无论走得多远,无论时光如何流转,只要想起它们,心中便充满了温暖与力量。因为,那是家的方向,是心灵的归宿,是永远的港湾。

在未来的每一个中秋,愿晶酥糕与猴饼的香甜依旧,愿故乡的情谊永远长存,愿每一个漂泊的灵魂都能在这熟悉的味道中找到归属,找到那份遗失已久的团圆与安宁。

八都桥头街的前世今生

苏诗章

八都桥头街自古以来到解放初期都是合龙乡(含省镇镇全境和池园镇仁周村)最古老最繁华的一条街道。据传南宋初期就有先民在合龙境内居住。那时人口稀少,根本没有店铺,人们所需的生活用品要到10公里外的塔庄购买,环境十分艰辛。那时北方经常发生战乱,中原一带老百姓纷纷涌向闽浙。他们先在沿海和闽南等地居住,随后向闽侯、闽清等地迁徙。省镇也随着人口多了起来。当时省镇镇中心村不叫省镇而叫下省汾。有人在中心地带——炮台山下开设小店铺,最先只卖些食盐、鱼干(小鱼干)、打火石(取火工具)、虾油、酱油、花生、瓜子等。随后居民越来越多,人们便在小店附近建豆腐坊、油条摊、日杂店、斗笠坊等,初步形成一条乡村小街。

宋代年间(1165—1175)街道前方的梅溪干流上建起合龙桥最早的木桩桥(在溪中立两对木桩,各对木桩上端设一根横木,横木上铺5根扁木为一排的桥板,共3接),东西从此连接,交通便捷。远在10公里外的九都、十都居民也常来购物。生意越来越兴旺,店铺也越来越多,他们都建在炮台山下,一间挨一间好像在接龙,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已有十多间店铺,他们都是土木结构二层建筑,中间隔着防火墙,约有40多米长,形成一条街道。这条街道紧靠在合龙桥西端桥头,人们唤之“桥头街”,街道地属八都,因此九都十都人都叫她为“八都桥头街”,街名从此诞生,代代相传,一直沿袭到解放初期。

八都桥头街最繁华鼎盛的是民国末期和解放初期,那时有商店28间,街上有百货店、布庄、药材(药店)、诊所、粮店、猪肉摊、日杂店、弹棉铺、补牙店、打铁店、豆腐坊、斗笠坊、油条摊、邮政汇兑、酒店、客栈、饭店、糕饼店、点心店等,街上常有人叫卖水果、河鱼、泥鳅、溪螺、田螺等,人来人往,熙熙攘攘,热闹非凡。

这条街毕竟是古老街道,缺乏总体规划。街长145米,街道最窄处只有1.7米,最宽也不过6米许,地面全用杂石铺就,石块与石块之间的缝隙较大,石块表面被踩磨得滑溜溜的。若不小心很容易扭伤脚,打赤脚更难走。街头为合掌街,露天,中部和尾部为单间排列。中间一段店面前檐加设撇斜,撇斜屋檐直伸街外,全用瓦片盖着,夏天街道凉爽舒适。撇斜末尾用木柱支撑,木柱与木柱之间设有长凳,供顾客闲人小坐休息。人们常坐在长凳上轮流抽着由附近老人带来的水烟筒,一边抽烟一边谈笑,各路新闻都有,时时传出阵阵欢声笑语,人人露出笑靥宠辱皆忘,快活极了。

由于街道地理位置偏僻,地盘不够开阔,前面被梅溪干流和支流下溪阻隔,交通不便,发展

空间极其有限。1956年,人们在街道对面的开阔地上盖起小学,随后在梅溪干流左畔盖起粮站、供销社、林业站(木头站)、食品站、农资仓库以及十多间居民楼,形成一条街道,当时叫省镇街。改革开放后不久,在开阔地另一边继续盖起华侨楼、供销社、农信银行、小学教学楼、中学大门以及几十间宜贾宜居宜业的居民楼。又形成一条街道,这条街道规划大方合理,整齐美观,饱含现代化因素,被命名为省镇新街。稍早开发建造的那条街叫旧街,八都桥头街被挤压为古街。

八都桥头街从1956年起逐渐衰落萧条,到本世纪初根本没有店铺,连斗笠坊豆腐摊也消失了。部分店铺被改为居民住所,其他的近乎荒废,无人问津。多年失修,有的屋漏墙塌,破烂不堪。有人想拆旧重建,实在难:店主(大部分是继承人)九家十八股的,难以统一。再说一店宽柱,各对木桩上端设一根横木,横木上铺5根扁木为一排的桥板,共3接),东西从此连接,交通便捷。远在10公里外的九都、十都居民也常来购物。生意越来越兴旺,店铺也越来越多,他们都建在炮台山下,一间挨一间好像在接龙,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已有十多间店铺,他们都是土木结构二层建筑,中间隔着防火墙,约有40多米长,形成一条街道。这条街道紧靠在合龙桥西端桥头,人们唤之“桥头街”,街道地属八都,因此九都十都人都叫她为“八都桥头街”,街名从此诞生,代代相传,一直沿袭到解放初期。

灾后,党和政府立即领导灾民进行重建家园。原店铺主人在废墟中挖出旧基,有序丈量各自的占地面积,积极商讨重建方案,经反复商量,有的按价转让地皮,有的按价偿还扩充面积,最后统一规划,把街道填高1.35米,与瑞兰村街道水平相接,既美观又适用。最后由土地部门绘制蓝图,统一放样,各自施工。只花半年时间一条崭新的现代化街道展现于世。

街头仍为合掌街,露天。街道左半边盖了两座4层三间居民楼,然后隔着泰山庙盖起一座雄伟高大的三间五层楼房,接着一间连一间4层楼,整齐划一壮观美丽。到了街尾隔一条一米宽的小通道,又是一间挨一间连到瑞兰村街道。街道右半边盖了三座居民楼,最高一座6层三间楼房,楼前望着梅溪浩浩荡荡向东奔腾,风光无限美丽。剩下近300平方米的空地上建个小公园,公园中盖个供小孩子玩的蹦蹦床。公园东边设一排石椅供人们小坐休息。东南两边种了美丽的花卉和一丈多高的风景树,风景极其秀丽宜人。常有小朋友在蹦蹦床上跳跃嬉戏取乐。不少居民在公园里散步、休闲、聊天……尤其夏晚,微风习习,人们在这里乘凉,无限惬意舒暢。

香格里拉,是一个自带魔力的名字,就如童年时草帽上的“上海”二字。这终于走近她了。

好戏第一场——上当

我们一出场,即被街上的一辆当地车“拦截”了,游客的特征太明显,是别人眼中活行走的钱袋子。探知我们要去纳帕海,他就热情地说,可以送我们前往,费用只要30元。一查网上,至少要60元。“姑欲钓之,比先饵之”居然就如此被忽略了,在自以为聪明地确认了是“一车30”,而非“一人30”后,我们就愉快地吞下了钩子。“下客”之处,活脱脱一个景区的设置,有停车场,有休息处,有售票处,有旅游路线展示图和游客照片广告,一片热火朝天,就是卫生环境和气味都太差。地导过来推销三条路径,价格不菲。孩子在我们与“司机”砍价的时候,顾自到小红书挖矿,发现了这是一个套路,“前行人”明明白白告诉我们,千万不要接受“当地搭司机”的推荐。于是她生气起来,彼时天热,加上急躁,高原反应就严重了,我们一边照顾她,一边调整方案。

好戏第二场——良人

如果说世界有一半是丑的,那它就有另一半是美的。一群老实人,拉着一个软塌塌的藏族女孩,站在热烈的高原阳光下,重新网约“不可意译”咖啡馆,这是小红书推荐的景点和草场。

也许等了许久,不舒服的孩子一直吵着要打车回旅馆;事实上也没等多久,争吵还没结束,网约车就泊到身后。司机是一个说话柔声细气的中年“姐姐”,她确认订单的电话,显示是迪庆藏族自治州,这是正宗少数民族同胞了,一脸高原红和斑点,但给人诚挚温暖的感觉。瞅着孩子柔弱的样子和哭红的眼,她就一直安慰,善意地说:刚才那个马场,是私人承包的,已经被“玩坏了”,咱们去一家“经济草场”,拍照肯定好看的嘛。孩子终究被安抚了。

“女司机”带着环绕纳帕海,草原重新美起来。这是一个高原湖,水面很静止,天上浮云倒映其中,充满梦幻、辽阔、圣洁、空灵。高原和广袤洗涤人心,这是客观的,当你身临其境,你会获知真的不止画面,她是有神韵的。一路上,她给我

们介绍着路边的景致。玫瑰园是私人种的,不让进,但可以在边上拍拍,闻花香,看上色;油菜花刚开呢,一大片一大片的。并对南方春节就有油菜花表示震惊。看到牦牛,她说这是留种用的,你们吃到的都是牦三四代,不知几代了,说着就笑了。湖跟草原之间,有沼泽地呢,这就是草地呀,里面有危险,没有当地向导,不要随便深入;这里的紫外线厉害呢,不要小看了阴天;我家男人外出赚钱,人回来了钱没回来,只好我自己出来找钱;这条路修了五六年了,还在修呢,不知道什么时候修完……很近人心,很安人心。有种美好,不唯外在,不言外在,它自成美好。对的时候对人,轻则美好一路,重则美好一生,是否遇见,真是你的运气。

在她的“护送”下,我们到达了只可意谓咖啡吧及它前面的草原,这是真草原了。此时午后四点多,她说给我们一小时“自由”时间,得去吃午餐。原来她一直饿着,但她饿得没了痕迹,饿得喜吟吟。人生有一种快乐,叫态度呀。

我的云南生活 (四)

池宜溪

有的时候,愿望很大,因为它可以是远方,可以是未来,可以很扎实,也可以很虚幻,不去实现,永远是愿望;有的时候,愿望也会很小,可以奔赴,可以到达,可以实行,可以化事实。

好戏第四场——转经

从纳帕海草原回来,我们安排逛独克宗古城。一天的折腾是很累,但出来的时间都有“计价”,多玩些地方才是经济成本。六点多到达月光广场,此时还是这个时区里的下午,天不甚晴,但一切都在光明里,特别是藏地古建筑的暗红色基色,和观瞻的金色涂漆,都十分地闪耀。这里头的寺庙什么的,比南方的村部都常见,可见宗教经何等繁荣。一眼就望见海拔3300米的寺院——大佛寺。里面供有很著名的“世界上最大的鎏金铜佛”——强巴佛。山上接近顶部处有一个高达21米的巨型转经筒,据说总重达60吨,为纯铜制铸,筒内藏有经咒、六字真言124万条和多种佛宝共16吨。外观上特别熠熠生辉,自带引力。

独克宗的转经筒很出名,古城商铺里有卖,但山上的大经筒才是真正壮观。其时突然有了阳光,本就金光闪闪的巨筒更加明亮起来;它四周的射灯也亮着了,环绕照射到塔身和游客的脸上,感觉沐浴光明一样。有信仰没信仰的人们,老少男女,不言身份区分,民族差异,都自觉排成圈,侧身贴着经筒,手摸底下的不锈钢环,骡子推磨一样齐刷刷地转动,带着经筒旋转起来。相逢何必曾相识,这就是旅游的魅力吧,有文化加持的旅游,穿透人心,印象深刻。

回到月光广场,已经入夜了,这儿却刚热闹起来。几处歌舞方兴,最吸引我们的是中心位置一群年轻人的热烈锅庄舞,他们青春活力十足,佩戴团队标志,舞姿婀娜奔放,手舞足蹈之间,民族风情毕显,并任由我们拍摄,大家拍着拍着渐渐也加入跳了起来。这是文化的汇合,快乐地到达,一日风尘的告别。香格里拉第一日在欢快落幕了。

随笔